



《香港影片大全》卷二出版日誌

《香港影片大全》第二卷，可說千呼萬喚始出來。由於內容包攬的是四二至四九年的港片，涉獵時期正值淪陷及戰後復員的時勢，資料搜集過程特別艱巨。這個年代，不但影片大多失佚，而且報章上的文字及圖片記錄亦缺漏很多，考證片目及公映日期都有困難。

經過近一年翻查資料及研究的過程，好不容易才集得四百三十多部四十年代電影的資料，再經過整理、入檔、撮寫、考證年份及名稱、電腦輸入、編輯、核對等等工序，現在已接近完成階段，**卷二將於七月出版**，全賴研究組及編輯組同事們鍥而不捨的精神。

香港淪陷期間（即四一年十二月至四五年八月），香港除了日本人在港拍的《香港攻略戰》和極少量的紀錄片外，根本沒有出產過電影。光復後一年，香港電影製片事業才正式復甦，所以真正在港製作的電影要在四六年後才再出現。而在四二至四五年間公映的港片，查實皆為戰前已拍好的影片。

編寫《香港影片大全》卷二經過很多步驟，首先從過往歷屆電影節特刊內搜羅所有關於四十年代電影的片目，再按年份編成完整的總目錄。接下來再由研究組的同事走訪各大學、公共圖書館與報刊藏庫，翻查工商日報、工商晚報、大公報、成報、南華日報、華僑晚報、星島日報及華商報等，拍下所有跟四十年代電影有關的資料，包括影片廣告、攝製花絮、主要工作人員的介紹、影評及劇照等。

如是者又到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去翻閱中山、建國、廣州聯合、粵江、良友等報章，集得四十年代曾在廣州公映的港片資料。

經過四處搜尋，又再集得五十二部四十年代香港電影的影片或錄像帶，一百一十八本有關電影特刊，二十多張戲橋本事，還有零散地刊於雜誌、書刊中的文章...。上列各類資料整理好之後，才能執筆編寫及翻譯，再印行成書。

卷二無論在內容及附錄索引上都較卷一豐富，除了故事概要，更加上評論撮錄及編導的話等資料；除片目索引外，更加上電影公司及電影工作者名稱索引，希望更有助於研究電影歷史的人士，增加大全的參考價值。

電影研究的苦與樂

研究組助理 周荔嬌

為編製《影片大全》造訪中山圖書館

早上六時半，紅磡火車站仍被一片迷霧籠罩著，攝影師「肥仔」（資料館的特約攝影師梁渭能）與我帶着惺忪的睡眼在等待往廣州的直通巴士；身在廣州的慕雲叔想必已經整裝待發，準備往中山大學圖書館翻看四十年代的香港舊報，如紅綠晚報、天光報等。待我們到達，便可立即進行拍攝工作。

圖書館樓高四層，「報刊資料室」位於最高一層，可憐「肥仔」揹着重甸甸的器材大汗疊細汗的，甫到達便要立刻開始拍攝；我則負責按照慕雲叔的筆記找尋電影廣告或文章的位置，互相配合。我們平均一天可拍完二十卷菲林，速度可算驚人。更驚人的是慕雲叔的閱報速度，他每天可翻閱幾年的報紙，而且找出有關電影的廣告、影評、介紹文字，甚至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的生平，若沒有深厚的專業知識作基礎，實在不易為也。

這些珍貴的菲林經沖曬後，即會由我編上號碼，登記資料來源，然後由資料館的學生助理為每部影片開設「快勞」(file)，將照片放大影印、入檔案。直到看到四百多個「快勞」做好後，我們覺得很欣慰，好像每部影片都是一個新生嬰兒，各自擁有自己的生命，恰如其份地在檔案架上（電影史上）佔有自己的位置，亦見證了香港電影工作者不少的血汗與追求藝術的熱誠。

小小「展品說明」極考工夫

電影資料館每年都會舉辦電影文物展覽，剛結束的《珍藏展》就展出了近千件文物。每一件展品都需要一張小說明，猶如一張「身份證」，讓觀者對之加深認識。說明既要精簡，亦要說出展品的特色與年份。那天慕雲叔委我以重任，把寫說明的工作交給我，令我驚喜交集，一方面為着他對我的信任與賞識感到暗喜，但又害怕未能在死線前把這項具挑戰性的工作完成。幸好得展覽助理蘇芷瑩的忘我協助，我倆每天在小房間內趕呀趕的，面對堆積如山的大疊工具書翻了又翻，總算能如期「交貨」，捏一把汗。然而在展覽會上看到每件展品都穿上新衣，以膠片蓋着，下面附以說明一則，心裡着實滿足了好一會；但一想到研究的工作是件浩翰艱辛的工程，我便不敢自滿，前面要走的路還是漫長的。

研究者像個偵探

有時會感覺研究者像個「偵緝探員」，要有鍥而不捨和大無畏的精神，才能把難題解決。話說《珍藏展》中有一張大型相片，是一九五八年黃飛鴻的門人照，由關德興長子關漢泉先生捐贈本館收藏，煞是珍貴。可是相中人除了黃飛鴻夫人莫桂蘭、陳斗師傅、關德興及林蛟等家傳戶曉的人物能被我們認出外，其他門人則未

能辨認，於是我們聯絡鵬叔（導演胡鵬）、蛟叔（演員林蛟）、並且查詢電話公司問到陳斗跌打館門牌，可是找到陳師傅兒子陳正先生請他「認人」也不得要領。幾經轉折，陳正先生介紹往找一位林祖師傅，於是我們又帶着那張一呎乘三呎半的門人照登門造訪。一問之下，原來林老先生正是黃飛鴻門人林世榮的侄兒，踏破鐵鞋，想不到林先生很快就能把多位相中人認出，還驚嘆我們怎麼能弄來這張照片。諸君在展覽會上看到的門人照說明，原來背後有着這樣的一個「查案」般的故事。

全情投入的慕雲叔

回說慕雲叔，我倆同一天上班，都可算是一種緣份。最初我還以為他以顧問的身份來開會，經同事介紹下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我的「波士」！最初擔心自己什麼都不懂，怎能和這位資深老前輩合作呢？但相處之下，發覺慕雲叔對香港電影的知識非常廣博，不但沒有板着臉孔說我無知，而且耐心的教導我。這種與人分享知識、教學相長的態度最令我欽佩。由於平易近人，現在全館上下都暱稱他為「阿爺」！「阿爺」高興時像個孩子，見到珍貴的資料會興奮得大叫：「呵！不得了！不得了！」，如獲至寶般四處告訴同事，令大家都能分享到他的喜悅。

「阿爺」，但願我也能夠做到如你所說的那樣：「我需要電影資料館，電影資料館也需要我。」



每件展品下面的小說明，都猶如一張「身份證」。



研究組的兩位幕後功臣余慕雲(右)及周荔嬌。

研究組對電影的探索

資料館的研究組肩負重要的任務，除應付日常的資料搜集工作外，資料館籌辦的每個活動及出版的每本書刊，都依靠研究組提供資料，尋找圖片及安排影人的訪問。研究組兩位主力的幕後功臣，是資深的電影研究工作者余慕雲先生及他的助手周荔嬌小姐。其工作範圍包括：

- 一. **電影放映**——每年約兩次的放映節目，均以專題形式精選館中藏片免費放映，工作包括選片、資料搜集（包括影人生平及片目等）、撰寫影片介紹、編印場刊及安排小型展覽。
- 二. **協助籌備展覽**——為一年一度的大型展覽作籌備工作，搜集展品，考證文物，撰寫說明等，亦與編輯組配合出版展覽特刊。
- 三. **《香港影片大全》**——研究組負責搜羅所有電影的原始資料，包括報章影帶、特刊、書籍、戲橋及劇照等，其中涉及繁複的考證人名及年份的工夫。
- 四. **口述歷史**——擬定影人訪問的優先次序，然後聯絡影人接受訪問，研究組與訪問者協力草擬問題大綱及預先做好資料搜集，在過去四年已訪問了八十多位影人(數字截至九八年五月)。
- 五. **日常的資料搜集**——透過剪報及各式文字資料的整理和入檔，不斷豐富資料館的資料儲藏。



研究組的日常工作亦包括把電影資料輸入電腦

四十年代的電影面貌

由「零」再開始的年代

四十年代的電影業經歷過抗戰，導致香港在淪陷期間沒有任何本土電影出品，直至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香港光復，才結束了香港影史上的第二個製作中止期。

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影片大全》卷二的資料過程中，我們發覺光復後的製片事業復甦得很快，產量按年激增：四七年約八十六部、四八年約一百五十部，而四九年已達一百七十多部。

光復後成立的首間有規模的製片公司是「大中華影片公司」，於四六年成立，出品包括《蘆花翻白燕子飛》（四六）、《長相思》（四七）、《七十六號女間諜》（四七）等。

光復以後香港出產的粵片較具影響力，約共有三百五十多部；而大概受同期中國內地賣座片種的影響，在港出產的亦以「寫實」類型為主，例如已成港片經典的《珠江淚》（四九）、《此恨綿綿無絕期》（四八）、《烽火漁村》（四八）、《幾度春風》（四八）等。

這時期國語片的產量，亦顯著地較戰前增多，合共七十六部，背後動力來自一群上海南下的影人如張善琨、李祖永、蔣伯英等。

四十年代的片種當然並不限於寫實故事片，其中有很多改編自「天空小說」〔如《夢斷殘宵》（四九）及《蕭月白》（四九）〕或「文藝小說」〔如《海角紅樓》（四七）和《欸擺紅綾帶》（四八）〕；又或源自廣東傳統曲藝名作的〔如《再折長亭柳》（四八）、《審死官》（四八）、《劉金定斬四門》（四八）等〕。

武打片及神怪片亦佔一定數量。成為世界最長壽電影片集的《黃飛鴻》系列，就於四十年代誕生。首部香港出產的木偶片《大樹王子》亦是四九年的出品。

值得一提的是「大觀」公司的老闆趙樹桑，他在抗戰期間仍於美國攝製了不少電影，其中更首次成功拍攝彩色的十六米厘電影《金粉霓裳》（四七）。

至於四十年代的幕前幕後影人，由於人物眾多，不能盡錄，現挑選幾位重要或已被人忘記的電影工作者以小傳形式介紹給大家，回顧之餘也好引起大家翻閱《大全》的興趣。



《金粉霓裳》（四七）劇照



《海角紅樓》（四七）電影特刊

「悲劇聖手」黃曼梨 (1913-1998)



黃曼梨在《孤兒救祖》(四九)中飾羽佳的母親。

黃曼梨，原名黃文素，擅演惡家姑，在《家 households》(五四)、《金粉世家》(六一)等倫理片中的演出，達爐火純青境界；但原來四十年代黃曼梨主演的角色更多為賢妻良母、小家碧玉或大家閨秀。

Mary 姐馳騁影壇越半世紀，由默片時代已拍片，作品《古寺鵲聲》(三二)及《夜半槍聲》(三二)皆為無聲片《昨日之歌》(三五)則是她演出的首部有聲片。

四十年代的黃曼梨已是華南影壇的風雲人物，以精湛演技及深厚的修養內涵贏得「悲劇聖手」的美譽。光復後黃曼梨參演了四七年的《復員淚》，其他作品如《忍棄枕邊人》(四九)及《守得雲開見月明》(四九)等，均以表揚母愛偉大或替含冤婦女訴不平為旨。跟 Mary 姐演對手戲的往往戲假情真，甚至片場亦籠罩哀傷氣氛，令幕後人員也灑下同情之淚。較多與她演對手戲的計有吳楚帆、張瑛、白燕、紅線女、梅綺、小燕飛、紫羅蓮等。

黃曼梨由三〇年到六六年間，主演超過三百部電影，丈夫謝益之亦為導演及電影製作人。兩人自三七年結合以來，一直是幕前幕後的一對模範夫妻，直至本年四月黃曼梨與世長辭，謝益之仍守在病榻旁。

影壇失去了一位敬業樂業，成就非凡的藝人，不滅的是她留下數十載的影輝，但願資料館的努力，能令她的藝術成就，得以保存予下一代發揚光大。

影壇女英豪 - 唐醒圖



今日已經沒有多少人認識唐醒圖這個名字，知道她是香港影壇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位奇女子。

唐醒圖是香港的第一位女電影製片家，在香港先後創辦過三間製片公司。第一間是和黎北海等於三三年聯合創辦的「中華製造聲默影片公司」，出產電影六部，包括局部有聲電影《良心》（三三）和首部全有聲片《傻仔洞房》（三三）。

第二間是和何榮共創的「大時代影片公司」，出品過她自己當主角的《六十六號屋》（三六）。第三間則是她獨資創辦的「醒圖電影公司」，出品過《溫生才炸孚琦》（三七）等片。

唐醒圖除當製片，亦自己編劇，《良心》及《六十六號屋》都出自她手筆；她亦是早期有名的女演員之一，從默片時代已和吳楚帆合演《夜半鎗聲》，及至四十年代電影業戰後復甦，她亦有繼續演戲，角色多為母親（如古裝武俠片《宏碧緣》（四九）中飾白雲的母親駱太太） 俠女（如四九年與關德興合演《一劍定江山》一片）等配角。

唐醒圖是滿州人，出身原為格格（即郡主），由於家境富裕而成製片家，可惜晚年因戰禍而傾家蕩產，傳說因貧病交迫而死。

— 傅慧儀

「東方差利」伊秋水 (1904-1955)

用「華南影壇味之素」來形容諧星伊秋水最貼切不過。伊秋水（原名伊景榮）主演的影片數目，單單一個年頭便多達數十部，並且多為飾演諧趣惹笑的丑角，或是都市小人物的角色。這位喜劇泰斗的一副怪相及窘態，每每與嚴肅的男、女主角相映成趣，成萬綠叢中一點紅。伊秋水曾與新馬師曾夥拍以東方「囉路」、「哈地」的姿態演出《明日又天涯》（四七）《仙童玉女》（四八）等影片。他的戲路廣闊，能勝任多種類型的角色。伊秋水擅演那些因誤會被打至頭崩額裂而要抱頭鼠竄的小人物。他亦可以扮女人騷手弄姿，扮演那些作威作福卻落得慘淡收場的勢利之徒，以至蓬頭垢面的濟公和尚，惹人發噱之餘亦發人深省。

在不少影片中，伊秋水也大展歌喉，用「數白欖」、「喃巫腔」等唱出極口話化兼傳神的歌目，在喜劇中自創一格。

當然不可不提，伊秋水以酷肖美國諧星差利·卓別靈的扮相造型，成功塑造別樹一幟的「東方差利」形象。「東方差利」也就成為他本人的代號，深入民心，以此掛帥的四十年代作品，計有《差利與小孩》（四八）《差利沖破天仙陣》（四九）、《差利遊地獄》（四九）等等。

一 林慧賢



在《郎是春日風》中的伊秋水（左二）。

「神童」羽佳 (1939-)

電影世界歷年都有新人輩出，但可想過四十年代就出現一位四歲學戲，七歲成名，而且憑擔綱演出的劇團紅遍港、澳的後起之秀？有「神童」之稱的羽佳，就是憑他傳神演繹文、武角色，以及一身武藝走紅影壇。

羽佳的父親翟善從是名武生，母親周少英則是梨園名花旦（周現年一百零八歲，仍在港頤養天年）。也許是家學淵源的關係，只有十歲小小年紀的「神童」便獨擔大旗，成為小巨星，首作《哪吒鬧東海》（四八）叫座非常。

羽佳一身熟練的功架，一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模樣，在銀幕上活脫脫儼如再世小神仙哪吒。其後推出的《紅孩兒》（四九）、《乞兒皇帝》（四九）及在倫理悲劇《三娘教子》中飾三娘黃曼梨的義子，都使羽佳成為當年製片爭相羅致的對象。

除演劇以外，羽佳的唱功亦甚了得，原來他每天清晨四時便早起練嗓子，訓練有素。在《石鬼仔出世》（四九）一片中，飾神童石鬼仔（即十三太保李存孝），更誦唱分別為上海、蘇州、廣州及梧州譜子的四闋小曲，娓娓動聽。難怪劇作家唐滌生曾題詩云：「孔融四歲能讓梨，君今七歲亦神奇，歌台一齣生呂布，亦是梨園可畏兒。」

— 林慧賢

《珍藏展》花絮

何翠芬、傅慧儀

今年資料館籌辦的展覽是「跨年越代」的多媒體《珍藏展》，內容橫跨了香港八十多年的影史，展出了近千件珍貴電影文物。

四月七日開幕禮星光熠熠，除臨時市政局文化委員會主席浦炳榮外，更邀得嘉禾電影機構有限公司主席鄒文懷、名編劇及作詞人陳蝶衣、影壇第一代俠女錢似鶯、歌星姚莉、影星韋偉、苗金鳳及關德興長子關漢泉擔任剪綵嘉賓。

是次展覽於四月廿六日完滿結束時，已記錄得三萬三千多參觀人次，可算非常成功。觀者有老有少，更有些息影多年的影星前來懷舊一番。蕭芳芳在完成碩士課程後，亦趕及在赴美行畢業禮前到展場參觀。當天很多傳媒聞風而至，都爭着替蕭芳芳做訪問及索取簽名留念。

展覽的影、音部份特別受歡迎，放映室內經常有「全場滿座」的場面，有報章更形容影人訪問專輯是一份「充滿人情味的歷史文物」。在電影歌曲欣賞部份，更經常見到老一輩的市民在點唱機前逐首細聽。

這次展覽在分享電影寶貝之餘，亦企圖拋磚引玉，希望日後有更多人士會捐贈更多電影資料文物予資料館。



為展覽開幕剪綵的嘉賓包括(左起) 苗金鳳、關漢泉、韋偉、鄒文懷、浦炳榮、錢似鶯、陳蝶衣、姚莉。



周潤發身在加拿大未能出席，取而代之是巨型燈箱彩圖。



關德興展覽專題套用了「寶芝林」的背景設計。



展出文物及書刊近千件。



歌星前輩姚莉在懷舊電影歌曲選播部份，重溫昔日動人旋律。

展覽花絮

- 是次精美的場景佈置，是由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眾師傅一手包辦的。這群師傅都是身懷百般絕藝的「老行專」，由木工、漆工、電工、泥工到美工，每次出現都陣容鼎盛，而且有求必應。場中所有展櫃，木製佈景燈箱及影音裝置，都是他們由無變有「搭」出來的。
- 展場內一對爺孫的對話。爺爺說：「看，這是林黛，這是吳楚帆。」孫兒回應道：「我都識啦，這個是發仔，這套片（指着《血仍未冷》的劇照）現在戲院都做啦！」真是後生可畏。
- 最教人感動的是一群公公、婆婆結隊而來參觀。他們觀看展品時都雀躍萬分，互相緬懷昔日影壇舊事。展覽接近尾聲時，訪客仍絡繹不絕。看見放映室仍是座無虛席，便覺得不枉各同事通宵達旦工作了這麼多天。
- 場中關德興、蕭芳芳及周潤發的肖像板畫，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皆出自傳統給電影廣告畫像的畫師手筆。這種手藝現已日漸失傳，今次請得技藝如此精湛的畫師協助，煞是難得。
- 展覽的另一位功臣是圖合設計公司的設計師何嘉俊先生。資料館編輯組及展覽組的同事，都在他的辦事處熬過了幾個通宵，校對印刷品。何先生亦負責全個展場及所有彩圖的平面設計。

鄒文懷（製片家）：「我覺得好自豪，這些展品見證了香港電影昔日的光輝，因為港產片在東南亞一直處於領導地位。」

余慕雲（資料館研究統籌）：「我們前前後後用了四年的時間搜集文物，再從數以萬計的收集品中選出一些精品，用了半年時間籌備，展覽才攪得成。」

何翠芬（資料館展覽助理）：「上展品時最令人興奮，拆展品時最叫人愁。」

蕭芳芳（影星）：「我以前都不知道原來資料館也收集唱片、海報、書刊等電影文物。今次見到展覽的物品才知道，日後再看看家裏有沒有東西可再捐出來。」

陳錦樂（錄像製作統籌）：「疲累以外，有的可同時是一份光榮，還有就是能夠重拾那份已經遺失在某個不知名國度的原始興奮、喜悅，這是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替代的。」



研究組統籌余慕雲先生(右)向鄒文懷先生(左)介紹展品。



芳芳的蒞臨令是次展覽生色不少。



展覽統籌傅慧儀(右)與展覽助理何翠芬(左)在展覽場地渡過了不少日與夜。

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式成為FIAF成員

「布拉格之春」對香港電影資料館來說，並沒有震撼的故事，但因資料館在該市舉行的五十四屆世界電影資料館聯盟（FIAF）週年大會上取得正式會籍而別具意義。

本館的高級經理廖昭薰於四月廿一至廿六日代表資料館出席該聯盟的週年會議。九六年資料館加入聯盟為「暫取會員」，兩年後，在海外技術顧問史高博士（現任英國國家影視資料館副館長）的推薦下，成功取得正式會員(Full Member)的會籍。史高博士在大會上，向出席的一百五十多位各地資料館代表高度評價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工作成果。他在這幾年間，曾三次到訪香港，巡視資料館的片庫及了解其他建館期間的籌備工作。他認為無論在搜集、修復、出版和研究等資料館的基本職能上，香港電影資料館都表現得很有幹勁，亦非常著重職員的專業培訓和與海外專家的交流。

成為正式會員後，香港電影資料館要嚴格遵守聯盟所訂的專業守則(Code of Ethics)，作為職工對待藏品、版權持有人、資料館同業和自身操守的行為指引。

(*FIAF 全名為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lm Archives，即世界電影資料館聯盟。)



史高博士(左)於全體會議中推薦香港電影資料館加入成為FIAF會員。是次投票由資料館名譽顧問茲雲斯先生(右)主持。



出席是次周年會議的亞洲資料館館長計有(左起)金副館長(北韓) 陳景亮(中國) 廖昭薰(香港)、鄭鴻澤(南韓)及黃建業(台灣)。